

讀通鑑論

冊十

卷之三

讀通鑑論卷二十一 衡陽王夫之撰 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撰

高宗

房遺愛狂駭。與婦人謀逆。以自斃。而荆王元景。吳王恪。駢首就戮。李道宗亦坐流以死。嗚呼。元景之長而有功。恪之至親而賢。道宗之同姓而爲元勳。使其存也。武氏尙未能以一婦人而制唐之命也。夫長孫無忌之決於誅殺。固非挾私以爭權。蓋亦衛高宗而使安其位爾。乃衛高宗而不恤唐之宗社。則私於其出。無忌之惡也。原其所自失。其太宗之自貽乎。承乾廢。魏王綏。太宗旣知恪之可以守國也。則如光武之立明帝。自決於衷。而不當與無忌謀。如以高宗爲嫡子。而分不可紊。則抑自決於衷。而尤不當與無忌謀。疑而未決。則在廷自有可參大議之臣。如德宗之於李

泌。宋仁宗之於韓琦。資其識以成其斷。唯無忌者。高宗之元舅也。而可與辨高宗與恪之廢立乎。乃告無忌曰。雉奴弱。恪英果類我。我欲立之。事既不果。無忌所早作夜思。以疑恪忌恪畏恪之怨己。而欲勦絕其命者。終不忘矣。唐無夾輔之親賢而已。以先后已謝之威靈。不能敵房帷之親寵。終亦必亡者。皆其所憎焉。不顧者矣。太宗一言之失。問非其人。而不保其愛子。不永其宗祧。易曰。君不密則失臣。豈徒君臣。父不密且失其子矣。無忌怙外戚以爲擊固之圖。太宗不察焉。顧謂無忌曰。公以恪非己之甥邪。愈發其隱。而無忌之志愈慳矣。房元齡褚遂良之贊立高宗。義之正也。太宗之疑於立恪。道之權也。無忌之固請立高宗。情之私也。挾私而終之以戕殺。無忌之惡稔。而太宗不灼見。而早防之。不保其子。不亦宜乎。或曰。褚公受顧命。輔國政。

不能止無忌之姦。且道宗之竄。公實與謀。豈亦挾私以翦宗子乎。夫房遺愛已探無忌之意旨。誣恪以求自免。言已出而若有徵。褚公未易任其無患。恪且死。罵無忌而不及公。則謂公之陷道宗者。亦許敬宗之誣。史無與正之與。劉文成公自言疾惡太甚。不可爲相。相者。賢不肖之所取裁。以操治亂之樞機者也。好善不篤。惡惡不嚴。奚可哉。劉公之言。何以云邪。今繹其語而思之。太甚云者。非不能姑縱之謂也。謂夫惡之。而不如其罪之應得。不待其惡之已著。而摛發之已亟也。形於色。發於言。無所函藏。而早自知其不容。一斥爲快。而不慮其僨興以旁出也。如是以贊人主賞罰之權。而君志未定。必致反激。以生大亂。趙高邑爲總憲。欲按崔呈秀之貪。而考覈未速。瞋恨先形。乃使投權奄以殺善類。古今之如此者多矣。然後知劉公之自知名。

而審幾定也。長孫無忌之惡李義府正矣。既熟察其凶險之情。則不宜輕示以機。而使之自危。乃不待其罪之著見。而無可逃。而遽欲謫之於蜀。微抑不能迅發。以決行。而使得展轉以圖徼幸。於是義府之姦。迫以求伸。用王德儉之謀。請立武氏。一旦超擢相位。而無忌不能不坐受其窮。然則爲相臣者。不能平情以審法。持法以立斷。徒挾惡惡之心。大聲疾呼。頽顏奮袂。與小人爭邪正。以自禍而禍國也。有餘。好惡賞罰。治亂之樞機。持之一念。豈易易哉。韓魏公之處任守忠也。其氣不迫。而後其斷不疑。函之從容。而決之俄頃。故守忠弗能激出。以反噬。申屠嘉一失之。鄧通再失之。鼂錯皆疾惡甚。而無持重之斷。以一洩而易窮也。劉公之言。爲萬世大臣之心法。允矣。

至弱之主。必有暴怒。至暗之主。必有微明。使弱以暗者。必

無偶見之明。無恆之怒。則巨姦猶不測其所終。而未敢凌  
乘以逞。明乍啓而可蔽。怒忽動而旋移。然後伎倆畢見。可  
迫駕其上。而無所復忌。君子之欲輔之。以有爲也難矣。而  
抑有道焉。苟知其明之不審。而怒之易移。則豫防其明與  
威之不可繼。而因間抵隙。徐以養之。使積之厚。而發之以  
舒。庶乎其有濟矣。卽其不濟。而在我有餘地。以待他日之  
改圖。在彼無增長之威。以成不可拔之勢。故惟慎重以持  
權者。能事昏主。宰亂朝。而消其險阻。斯大臣之所以不易  
得也。高宗以厭禱故。怒武氏而欲廢之。使其廢也。社稷之  
福也。雖然。廢后。大事也。惡有倏然怒之。倏然言之。而卽倏  
然廢之者乎。倏然言之。卽可倏然廢之。則其人雖不廢。亦  
無能害於國。凶於家矣。悍狡如武氏。而可以偶然之忿。黜  
之。須臾乎。懦夫之懦也。惟其忿怒偶發。而悻悻不能俄頃。

待也。暴雨之盈溝澮。操舟而汎之以指江海。上官儀之不審。愚亦甚矣哉。使於此持重以處。而漸導以機。從容謂帝曰。后之不可爲天下母。臣等固知之。而未敢言也。今幸上知之矣。而固未可輕也。姑寬之以觀其驕。漸疏之以觀其怨。斟酌於心。而正告羣臣。悔前此之過。然後正祖宗之家法。與天下共黜之。臣且達上意於公忠體國之大臣。咸使昌言。以昭天下之公論。今未可以一紙詔書。快須臾之怒也。如此則高宗之志。可漸以定。武氏之惡。可察而著。忠直之言。可牖而納。佞幸之黨。可次而解。而懦夫易消之怒。以無所發而蘊於中。武氏之涕泣無所施。而危機自阻。其終廢也。社稷以寧。卽不終廢也。亦何至反激其搏噬。劫羣臣。以使風靡哉。上官儀之不及此也。識不充。守不固。躁率而幸成於一朝。喪身殃國。儀欲辭其咎而不能矣。雖然。論者



曰彼昏不知不可與言儀之不智以亡身與京房等則非也。身爲大臣有宗社之責焉。緘口求容鄙夫而已矣。儀忠而愚者也。未可以苛求也。

張公藝以百忍字獻高宗。論者謂其無當於高宗之失而增其柔懦。亦惡知忍之爲道乎。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。忍者至剛之用。以自彊而持天下者也。忍可以觀物情之變。忍可以挫姦邪之機。忍可以持刑賞之公。忍可以畜德威之固。夫高宗乍然一怒。聽宦者之辭。而立命上官儀草詔以廢武氏。是唯無激。激之而不揣以憤興。不忍於先。則無恆於後。所以終脅於悍婦者正此也。夫能忍者。豈極枯其羞惡是非之心。以使不行哉。不任耳而以心殉之而已矣。任耳而以心殉之者。如急水之觸磯。沸膏之蘸水。譖愬甫及。而顏頰耳熱。若高天厚地之無以自容。正哲婦姦人所

乘之以制其命者也。故王后伉儷之恩。太子賢。太子忠。毛裏之愛。長孫無忌。渭陽之情。聞譖卽疑。而死亡旋及。一激卽不能容。他日悔之。而弗能自艾。不忍於耳。卽不忍於心。高宗之絕其天良。惡豈在忍哉。公藝之忍。而保九世之宗。唯聞言不信。而制以心也。威行其中矣。不然。子孫僕妾。噴沓背憎。以激人於不可忍。日盈於耳。尺布斗粟。可操戈戟於天倫。而能飭九世以齊壹乎。

居重馭輕。先內後外。三代之法也。諸侯各君其國。勢且伉乎天子。故縣內之選。優於五服。天子得人。以治內。而莫敢不正。端本之道也。郡縣之天下。以四海爲家。奚有於遠近哉。畿輔之內。與腹裏尙文之郡邑。去朝廷也近。吏之賢不肖。易以上聞。且其人民。近天子之光。而畏法深。各教興而風俗雅。雖中材涖之。亦足以戢其逸志。而安其恆度。至於

荒遠雜夷之地。其民狃於頑陋。獷戾而詩書禮樂之文。非所喻也。其吏欺其愚而漁獵之。民固不知有天子。而唯知有長吏。則貪暴之吏。唯其所爲。而清議不及。乃民夷積怨。一激以興。揭竿冒死。而禍延於天下。如是則輕邊徼長吏之選。就近補調。使充員數。善不加擢。惡不降罰。俾其貪叨。恣日暮塗窮之倒逆。離叛相尋。兵戈不戢。內治雖修。其能遙制之哉。前之定天下者。芟箐棘。夷谿峒。威服而恩撫之。建郡縣以用夏變夷。推行風教。力甚勤。心甚盛也。乃割棄不理。授之卑茸狼戾之有司。以馭之於亂。溥天之下。特有此蠹賊之區宇。是亦可爲長太息矣。故與其重內也。不如其重外也。內雖不綦乎重。而必不輕也。外不重。則永輕之矣。唐初桂廣等府官之注擬。一聽之都督。而朝廷不問。治之大累也。邊徼之稍習文法者。居其上。知其利。則貪爲之。

而不羨內遷。中州好名干進之士。惡其陋而患其絕望於  
清華。則鄙夷之而不屑爲。儀鳳元年。始遣五品以上同御  
史。往邊州注擬。庶得之矣。猶未列於吏部之選也。後世統  
於吏部。以聽廷除。尤爲近理。然而縣缺以處劣選。且就地  
授人。而雖有廉聲。不得與內擢之列。吏偷不警。夷怨不綏。  
民勞不復。迨其叛亂。乃勤兵以斬刈之。亦慘矣哉。千年之  
積弊。明君良相。弗能革也。可勝悼哉。八閩東粵。昔者亦荒  
陋之區也。重守令之選。而賢才往牧。今已化爲文教之邦。  
何獨邕桂滇黔階文邛雅之不可使爲善地乎。不勤兵而  
服遠。不勞中國而化夷俗。何所嫌而弗爲也。人士厭薄之  
私心。假重內輕外之說以文之。明主之所弗徇。而尙奚疑  
焉。

賑飢遣使。民有迎候之勞。如劉思立所言者。未盡然也。所

遣得人。則民不勞矣。若其不可者。飢非一邑。而生死之命。懸於旦夕。施之不急。則未能速徧。而餒者已死矣。施之急。則甫下車。而卽發金粟。唯近郭之人。得踰分以霑濡。而遠郊不至。且府史里胥。黨無籍之游民。未嘗飢而冒受。大臣奉使尊高。不與民親。安能知疾苦之爲何人。而以有限之金粟。專肉白骨邪。此徒費國而無救於民之大病也。且不特此也。飢民者。不可聚者也。餌之以升斗錙銖。而羣聚於都邑。以待使者。樸拙之民。力羸而恤其婦子。餒死而不願離家。以待命。豪捷輕獩之徒。則如跋扈之魚。聞水聲而鼓鬣。棄其采椽栝捕禽魚。可以得生之計。而希求自至之口實。固未能厭其欲。而使有終年之飽也。趨使者於城郭。聚而不散。失業以相噂沓。掠奪興以成乎大亂。所必然已。夫亦患無良有司耳。有良有司者。就其地。悉其人。行野而進。

其紳士與其耆老。周知有無之數。而卽以予之。旦給夕歸。仍不廢其桑麻耕種。采山漁澤之本計。則惠皆實而民奠其居。仁民已亂之道。交得而亡虞也。故救荒之道。蠲租稅。止訟獄。禁掠奪。通糴運。其先務也。開倉廩以賑之。弗獲已之術也。兩欲行之。則莫如命使巡行。察有司之廉能爲最亟。守令者。代天子以養民者也。民且流亡。不任之而誰任乎。授慈廉者以便宜之權。而急逐貪昏敖惰之吏。天子不勞而民以蘇。舍是無策矣。

李世勣之安忍無親也。置父於竇建德之刃下而不恤。強其壻杜懷恭與征高麗。而欲殺之以立法。付諸子於其弟。而使怒則搃殺之。顧於其姊病。爲之煑粥燎鬚。而曰姊老勣亦老。雖欲爲姊煑粥。其可得乎。藹然天性之言。讀之者猶堪流涕。繇此言之。則世勣上陷其父於死。而下欲殺其

子與壻。非果天理民彝之絕於心也。天下輕率寡謀之士。躁動而忘其天性之安。然其於不容己之慈愛。是惟弗發。發則無所掩遏。而可遂其情。唯夫沈鷲果決者。非自拔於功利之陷溺。則得喪一繫其心。而期於必得。心方戚而目已怒。淚未收而兵已操。梟獍之雄心。不可復戢。彼固自詫爲一世之雄也。而豈其然哉。蓋無所不至之鄙夫而已。剛則不恤其君親。柔則盡捐其廉恥。明知之而必忍之。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。有時而似忠貞矣。有時而似孝友矣。非徒似也。利之所不在。則抑無所吝而用其情也。世勩之於單雄信。割肉可也。爲姊而燎鬚。何所吝邪。利無可趨。害無可避。亦何爲而不直達其惻隱之心。以發爲仁者之言哉。籍甲兵戶口。上李密而使獻。知高祖之不以爲己罪也。太宗問以建成元吉之事而不答。事未可知。姑爲兩試。抑知

太宗之不以此爲嫌也。年愈老。智愈猾。高宗問以羣臣不諫。而曰所爲盡善。無得而諫。知高宗之不以己爲佞也。則以黨義府。敬宗。贊立武氏。人自亡其社稷。己自保其爵祿。惻隱羞惡是非之心。非不炯然內動。而力制之以護其私。安忍者自忍其心。於人何所不忍乎。故一念之仁。不足恃也。正惡其有一念之仁。而矯拂之也。夫且曰。吾豈不知忠孝哉。至於此。而不容不置忠孝於膜外也。爲鄙夫。爲盜賊。爲篡弑之大逆。皆此而已矣。豈無所不至之禍夫而魏元同上言。欲復周漢之法。命內自三公省寺。外而府州各辟召僚屬。而不專任銓除於吏部。其言辯矣。實則不可行也。一代之治。各因其時。建一代之規模。以相扶而成治。故三王相襲。小有損益。而大略皆同。未有慕古人一事之當。獨舉一事。雜古於今之中。足以成章者也。王安石惟不



知此。故偏舉周禮一節。雜之宋法之中。而天下大亂。周之所以諸侯大夫各命其臣者。封建相沿。民淳而聽於世族。不可得而驟合併以歸天子也。故孔子之聖。天子不得登庸。求路之賢。魯衛之君。不能託國。三代之末流亦病矣。漢制三公州郡。各辟掾曹。時舉孝廉以貢於上。辟召一聽之長官。朝廷不置冢宰。蓋去三代未遠。人猶習於其故。而刺史太守行法於所部。刑殺軍旅賦役祀典。皆得以專制。則勢不得復爲建屬吏以掣之。其治也。刑賞之施於三公州郡者。法嚴明。而誣上行私者不敢逞。迨其亂也。三公州郡任非其人。而以愛憎黜陟其屬吏。於是背公死黨之習成。民之利病。不得上聞。誅殺橫行。民胥怨激。而盜賊蠡起。則法敝而必更。不可復矣。漢之掾吏視其長官。猶君也。難而爲之死。死而爲之服衰。各媚其主。而不知有天子。然則使